



中国古典小说普及文库

红楼梦

【清】曹雪芹

著

原汁原味品经典
赏心悦目读名著

岳麓书社



中国古典小说普及文库

红楼梦

【清】

曹雪芹

著

岳麓书社·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清)曹雪芹著. —长沙:岳麓书社,2012.11(2015.4重印)
(中国古典小说普及文库)

ISBN 978-7-80761-950-5

I. ①红... II. ①曹...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46467号

HONG LOU MENG

红楼梦

作者:[清]曹雪芹

责任编辑:彭卫才

封面设计:吴颖辉

责任校对:舒 舍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47号

直销电话:0731—88804152 88885616

邮编: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岳麓书社天猫网:http://lzfts.tmall.com

2012年11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4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23.375

字数:674千字

印数:50 001—60 000

ISBN 978-7-80761-950-5/I·1051

定价:18.00元

承印: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出版说明

《红楼梦》成书于清代乾隆年间,被认为是中国最具文学成就的古典小说及章回小说的巅峰之作。其书名除了《石头记》外,还有《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清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梦觉主人序本正式题为《红楼梦》,此后,《红楼梦》便取代《石头记》而成为通行的书名。《红楼梦》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百科全书,小说以上层贵族社会为中心图画,极其真实、生动地描写了18世纪上半叶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全部生活,是这段历史的一面镜子和缩影,是中国古老封建社会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的真实写照。《红楼梦》之所以成为“中国小说文学难以征服的顶峰”,不仅仅是因为它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还在于它非凡的艺术成就。全书规模宏伟,结构严谨,人物生动,语言优美,值得后人品味、鉴赏。

我社出版《中国古典小说普及文库》收入的《红楼梦》,是八十回本,文字以清乾隆甲戌(1754)《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为底本,同时参校“程甲本”“程乙本”“己卯本”“庚辰本”以及列宁格勒藏抄本,因体例需要,删去脂砚斋批语,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目 录

- | | | | |
|-----------|----------|----------|---------------|
| 第 一 回 |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 (1) |
| 第 二 回 |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 (11) |
| 第 三 回 |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 (19) |
| 第 四 回 |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 (29) |
| 第 五 回 | 开生面梦演红楼梦 | 立新场情传幻境情 | (36) |
| 第 六 回 | 贾宝玉初试雨云情 |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 (47) |
| 第 七 回 | 送官花周瑞叹英莲 | 谈肄业秦钟结宝玉 | (56) |
| 第 八 回 | 薛宝钗小恙梨香院 | 贾宝玉大醉绛芸轩 | (65) |
| 第 九 回 | 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 (74) |
| 第 十 回 |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 (81) |
| 第 十 一 回 |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 (88) |
| 第 十 二 回 |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 (95) |
| 第 十 三 回 |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 (100) |
| 第 十 四 回 |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 (107) |
| 第 十 五 回 | 王熙凤弄权铁槛寺 |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 (114) |
| 第 十 六 回 |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 (120) |
| 第 十 七 至 | | | |
| 第 十 八 回 |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 (129) |
| 第 十 九 回 |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 (149) |
| 第 二 十 回 |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 (160) |
| 第 二 十 一 回 |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 (167) |
| 第 二 十 二 回 |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 (175) |
| 第 二 十 三 回 |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 (184) |
| 第 二 十 四 回 |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 (191) |
| 第 二 十 五 回 | 魔魔法叔嫂逢五鬼 | 通灵玉蒙蔽遇双真 | (201) |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蜜意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211)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220)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228)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斟情女情重愈斟情	 (240)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划蔷痴及局外	 (251)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258)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267)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274)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280)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289)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语梨香院	 (299)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307)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318)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合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326)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334)
第四十一回	栊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红院劫遇母蝗虫	 (345)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馀香	 (353)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362)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370)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378)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387)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397)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406)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414)
第五十回	芦雪庵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创制春灯谜	 (423)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434)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443)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453)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463)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474)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时宝钗小惠全大体	…… (484)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忙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 (495)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 (508)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云轩里召将飞符	…… (517)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 (523)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 (532)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 (540)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 (554)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 (568)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 (580)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 (589)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 (595)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 (606)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 (615)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 (624)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 (632)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 (643)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 (652)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拣大观园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	…… (661)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 (675)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 (687)
第七十七回	俏丫嬛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 (697)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婉孌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 (710)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 (724)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 (730)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谳则深有趣味。待在下将此来历注明，方使阅者了然不惑。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的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

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别，说说笑笑来至峰下，坐于石边，高谈快论。先是说些云山雾海、神仙玄幻之事，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此石听了，不觉打动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但自恨粗蠢，不得已，便口吐人言，向那僧道说道：“大师！弟子蠢物，不能见礼了！适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心切慕之。弟子质虽粗蠢，性却稍通。况见二师仙形道体，定非凡品，必有补天济世之材，利物济人之德。如蒙发一点慈心，携带弟子得入红尘，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自当永佩洪恩，万劫不忘也。”二仙师听毕，齐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到不如不去的好！”

这石凡心已炽，那里听得进这话去，乃复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强制，乃叹道：“此亦静极思动，无中生有之数也。既如此，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时，切莫后悔。”石道：“自然，自然。”那僧又道：“若说你性灵，却又如此质蠢，并更无奇贵之处。如此也只好跼脚而已。也罢！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助。待劫终之日，复还本质，以了此案。你道好否？”石头听了，感谢不尽。那僧便念咒书

符,大展幻术,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到也是个宝物了。还只没有实在的好处,须得再镌上数字,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后好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石头听了,喜不能禁,乃问:“不知赐了弟子那几件奇处?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子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问,日后自然明白的。”说着,便袖了这石,同那道入飘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

后来,不知又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大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后面又有一首偈云:

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诗后便是此石堕落之乡、投胎之处,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其中家庭闺阁琐事,以及闲情诗词到还全备,或可适趣解闷。然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的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石头笑答道:“我师何太痴也!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到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再者:世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看适趣闲文者特多。历代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涂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

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傍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环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躐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那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书？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馥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就比那谋虚逐妄去，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换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我师意为何如？”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这《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因见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时世，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人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

出则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书云：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庙傍住着一家乡宦，姓甄，名费，字士隐。嫡妻封氏，情性贤淑，深明礼义。家中虽无甚富贵，然本地便

也推他为望族了。只因这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到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乳名英莲,年方三岁。

一日,炎夏永昼。士隐于书房闲坐。至手倦抛书,伏几少憩,不觉朦胧睡去。梦至一处,不辨是何地方。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谈。只听道人问道:“你携了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机会,就将此蠢物夹带于中,使他去经历经历。”那道人道:“原来近日风流冤孽又将造劫历世去不成?但不知落于何方何处?”那僧笑道:“此事说来好笑,竟是千古未闻的罕事。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便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修成个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密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五衷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恰近日神瑛侍者凡心偶炽,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历幻缘,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挂了号。警幻亦曾问及:‘灌溉之情未偿,趁此到可了结的?’那绛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

那道人道:“果是罕闻。实未闻有还泪之说。想来这一段故事比历来风月故事,更加琐碎、细腻了。”那僧道:“历来几个风流人物,不过传其大概,以及诗词篇章而已;至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总未述记。再者,大半风月故事,不过偷香窃玉、暗约私奔而已,并不曾将儿女真情发泄一二。想这一干人入世,其情痴色鬼、贤愚不肖者,悉与前人传述不同矣。”那道人道:“趁此,你我何不也去下世度脱几个。岂不是一场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将这蠢物交割清楚。待这一干风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虽已有一半落尘,然犹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随你去来。”

却说甄士隐俱听得明白,但不知所云“蠢物”系何东西。遂不禁

上前施礼，笑问道：“二仙师请了。”那僧道也忙答礼相问。士隐因说道：“适闻仙师所谈因果，实人世罕闻者。但弟子愚浊，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开痴顽，备细一闻，弟子则洗耳谛听，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沦之苦。”二仙笑道：“此乃玄机，不可预泄者。到那时，只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隐听了，不便再问，因笑道：“玄机不可预泄，但适云‘蠢物’，不知为何。或可一见否？”那僧道：“若问此物，到有一面之缘。”说着，取出递与士隐。士隐接了看时，原来是块鲜明美玉，上面字迹分明，镌着“通灵宝玉”四字，后面还有几行小字。正欲细看时，那僧便说：“已到幻境”，便强从手中夺了去，与道人竟过一大石牌坊。那牌坊上大书四字，乃是“太虚幻境”。两边又有一副对联，道是：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士隐意欲也跟了过去，方举步时，忽听一声霹雳，有若山崩地陷。士隐大叫一声，定睛一看，只见烈日炎炎，芭蕉冉冉，梦中之事便忘了对半。又见奶姆正抱了英莲走来，士隐见女儿越发生得粉妆玉琢，乖觉可喜。便伸手接来，抱在怀中，逗他顽耍一回；又带至街前，看那过会的热闹。方欲进来时，只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那僧则癞头跣足，那道跛足蓬头，疯疯颠颠，挥霍谈笑而至。

及到了他门前，看见士隐抱着英莲，那僧便哭起来，又向士隐道：“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士隐听了，知是疯话，也不去采他。那僧还说：“舍我罢！舍我罢！”士隐不奈烦，便抱着女儿撒身进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内念了四句言词，道是：

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澌澌。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
烟消火灭时。

士隐听得明白，心下犹豫，意欲问他们来历。只听道人说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干营生去罢。三劫后，我在北邙山等你。会齐了，同往太虚幻境销号。”那僧道：“妙！妙！妙！”说毕，二人一去，再不见个踪影了。士隐心中此时自忖：“这两个人必有来历，该试一问。如今悔却晚也。”

这士隐正痴想，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者，走了出来。这贾雨村原系胡州人氏，原系诗书仕宦之族。因他出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自前岁来此，又淹蹇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字作文为生，故士隐常与他交接。当下雨村见了士隐，施礼陪笑道：“老先生倚门伫望，敢街市上有甚新闻否？”士隐笑道：“非也！适因小女啼哭，引他出来作耍，正是无聊之甚。兄来得正妙，请入小斋一谈，彼此皆可消此永昼。”说着，便令人送女儿进去。自携了雨村，来至书房中。小童献茶。方谈得三五句话，忽家人飞报“严老爷来拜”！士隐忙的起身谢罪道：“恕诳驾之罪！略坐即来陪。”雨村忙起身，亦让道：“老先生请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说着，士隐已出前厅去了。

这里雨村且翻弄书籍解闷。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原来是一个丫嬛在那里撷花。生得仪容不俗，眉目清朗，虽无十分姿色，却亦有动人之处。雨村不觉看得呆了。那甄家丫嬛撷了花，方欲走时，猛抬头见窗内有人，敝巾旧服，虽是穷贫，然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权腮。这丫嬛忙转身回避，心下乃想：“这人生得这样雄壮，却又这样蓝缕，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每有意帮助周济，只是没甚机会。我家并无这样贫穷亲友，想定系此人无疑了。怪道又说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不免又回头两次。雨村见他回了头，便自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便狂喜不禁，自为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豪、风尘中之知己也。一时小童进来，雨村打听得前面留饭，不可久待，遂从夹道中自便出门去了。士隐待客既散，雨村自便，也不去再邀。

一日，早又中秋佳节。士隐家宴已毕，乃又另具一席于书房，却自己步月至庙中，来邀雨村。原来雨村自那日见了甄家之婢曾回头顾他两次，自为是个知己，便时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对月有怀，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愿，频添一段愁。闷来时敛额，行去几回头。自顾风前影，谁堪月下俦？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楼。

雨村吟罢，因又思及平生抱负，苦未逢时，乃又搔首对天长叹，复高吟一联云：

玉在匱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

恰至士隐走来听见，笑道：“雨村兄，真抱负不浅也！”雨村忙笑道：“岂敢！不过偶吟前人之句，何敢狂诞至此。”因问：“老先生何兴至此？”士隐笑道：“今夜中秋，俗谓‘团圆之节’。想尊兄旅寄僧房，不无寂寞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斋一饮。不知可纳芹意否？”雨村听了，并不推辞，便笑道：“既蒙谬爱，何敢拂此盛情。”说着，便同了士隐，复过这边书院中来。

须臾茶毕，早已设下杯盘，那美酒佳肴自不必说。二人归坐，先是款斟漫饮，次渐谈至兴浓，不觉飞觥限斝起来。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户户弦歌，当头一轮明月，飞彩凝辉，二人愈添豪兴，酒到杯干。雨村此时已有七八分酒意，狂兴不禁，乃对月寓怀，口号一绝云：

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晴光护玉栏。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

士隐听了，大叫：“妙哉！吾每谓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飞腾之兆已见，不日可接履于云霓之上矣。可贺！可贺！”乃亲斟一斗为贺。雨村因干过，叹道：“非晚生酒后狂言，若论时尚之学，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沽名。只是目今行囊路费一概无措，神京路远，非赖卖字撰文可能到者。”士隐不待说完，便道：“兄何不早言。愚每有此心，但每遇兄时，兄并未谈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此，愚虽不才，‘义利’二字却还识得。且喜明岁正当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闱一战，方不负兄之所学也。其盘费馀事，弟自代为处置尔。不枉兄之谬识矣。”当下即命小童进去，速封五十两白银，并两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黄道之期，兄可即买舟西上，待雄飞高举，明冬再晤，岂非大快之事耶！”雨村收了银衣，不过略谢一语，并不介意，仍是吃酒谈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

士隐送雨村去后，回房一觉，直至红日三竿方醒。因思昨日之事，意欲再写两封荐书与雨村带至神京，使雨村投谒个仕宦之家为寄足之地。因使人过去请时，那家人去了回来说：“和尚说，贾爷今日

五鼓已进京去了。也曾留下话与和尚转达老爷,说‘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总以事理为要,不及面辞了’。”士隐听了,也只得罢了。

真是闲处光阴易过,倏忽又是元宵佳节矣。因士隐命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半夜中,霍启因要小解,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时,那有英莲的踪影?急得霍启直寻了半夜,至天明不见。那霍启也就不敢回来见主人,便逃往他乡去了。那士隐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便知有些不妥。再使几个人去寻找,回来皆云连音响皆无。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岂不思想?因此昼夜啼哭,几乎不曾寻死。看看一月,士隐先就得了一病。当时封氏孺人也因思女构疾,日日请医疗病。

不想这日三月十五,葫芦庙中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锅火逸,便烧着窗纸。此方人家多用竹篱、木壁者多,大抵也因劫数,于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时虽有军民来救,那火已成了势,如何救得下去?直烧了一夜,方渐渐熄去。也不知烧了几家。只可怜甄家在隔壁,早已烧成一片瓦砾场了。只有他夫妇并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伤了,急得士隐惟跌足长叹而已。只得与妻子商议,且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粮夺食,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士隐只得将田庄都折变了,便携了妻子与两个丫嬛,投他岳丈家去。

他岳丈名唤封肃,本贯大如州人氏。虽是务农,家中都还殷实。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心中便有些不乐。幸而士隐还有折变地的银子未曾用完,拿出来托他随分就价,薄置些须房地,为后日衣食之计。那封肃便半哄半赚,些须与他些薄田朽屋。士隐乃读书之人,不惯生理稼穡等事,勉强支持了一二年,越觉穷了下去。封肃每见面时,便说些现成话,且人前人后又怨他们不善过活,只一味好吃懒做等语。士隐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惊唬,急忿悲痛已伤,暮年之人,贫病交攻,竟渐渐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

可巧这日拄了拐,挣挫在街前散散心时,忽见那边来了一个跛足道人,疯狂落脱,麻履鹑衣,口内念着几句言词,道是: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

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士隐听了，便迎上来道：“你满口说些什么？只听见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若果听见‘好了’二字，还算你明白。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我这歌儿，便名《好了歌》。”

士隐本是有宿慧的，一闻此言，心中早已彻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将你这‘好了歌’解注出来，何如？”道人笑道：“你解，你解。”士隐乃说道：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堆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那疯跛道人听了，拍掌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隐便笑一声：“走罢！”将道人肩上搭连抢了过来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疯道人飘飘而去。当下哄动街坊，众人当作一件新闻传说。封氏闻得此信，哭个死去活来，只得与父亲商议，遣人各处访寻，那讨音信？无奈何，少不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幸而身边还有两个旧日的丫嬛伏侍，主仆三人日夜做些个针线发卖，帮着父亲用度。那封肃虽然日日抱怨，也无可奈何了。

这日，那甄家的大丫嬛在门前买线，忽听得街上喝道之声。众人都说：“新太爷到任。”丫嬛于是隐在门内看时，只见军牢快手一对一对的过去，俄而大轿内抬着一个乌帽猩袍的官府过去。丫嬛到发个怔，自思：这官好面善，到像在那里见过的。于是进入房中，也就丢过

不在心上。至晚间，正该歇息之时，忽听一片声打的门响，许多人乱嚷，说：“本府太爷差人来传人问话。”封肃听了，唬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祸事。